

加尔多斯文集

FORTUNATA Y JACINTA

王晓理等译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尔多斯文集

FORTUNATA Y JACINTA
(DOS HISTORIAS DE CASADAS)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下 册

王晓理等译 李德明 尹承东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 (西班牙)加尔多斯 (Galdos, B.P.) 著；王晓理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0

(加尔多斯文集)

ISBN 7-5327-2434-4

I. 福... II. ①加...②王...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142 号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王晓理等 译

李德明 尹承东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0.25 插页 10 字数 898,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2434-4/I·1422

定价：68.30 元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胡安尼托·圣克鲁斯	3
第 二 章	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马德里商业的历 史回顾	16
第 三 章	埃斯图皮尼亚	52
第 四 章	“海豚”的失足和得救	72
第 五 章	新婚之行	83
第 六 章	关于这个显赫家庭的更多详细情况	125
第 七 章	老圣女、创业者吉列米娜	150
第 八 章	夫妻生活的篇章	169
第 九 章	出访贫民区	206
第 十 章	夫妻生活的新篇章	269
第十一章	结尾,亦即开头	329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	347
第 二 章	一个拯救者的苦心和不幸	378

第 三 章	“火鸡之妻”堂娜卢佩	424
第 四 章	尼科拉斯和胡安·巴勃罗·鲁宾谋划新 的拯救计策和办法	450
第 五 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外	499
第 六 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内	512
第 七 章	婚礼和蜜月	571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古怪的习俗	651
第 二 章	复辟成功了	693
第 三 章	革命失败了	724
第 四 章	一堂实用哲学课	741
第 五 章	重归于好	816
第 六 章	心灵上的自然主义	839
第 七 章	想法……厚颜无耻的想法	917

第 四 部

第 一 章	万福马利亚大街	955
第 二 章	失眠症	1024
第 三 章	放荡	1065
第 四 章	新生活	1108
第 五 章	没有理智的理智	1122
第 六 章	结局	1158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古 怪 的 习 俗

—

胡安·巴勃罗·鲁宾，每天的生活有一半时间，或者几乎整天是在咖啡馆里度过的。他已经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假若职业或其他事务迫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的话，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者。在消磨时光方面，他可算得上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惯犯。瞪着眼睛看着时光可悲地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逝去，看着令人厌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是他精神上惟一的乐趣。中午他吃完午饭后便进入咖啡馆，在那里一直待到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回家吃晚饭；晚饭后，他再次在咖啡馆露面，有时午夜后退席，有时甚至到拂晓时才回家，这要根据情况而定。由于朋友们光顾咖啡馆不像他那般持之以恒，有时他只好孑然一身，无伴独酌，一面无精打采、茫然若失地注视着室内柱基的石膏凹弧边饰、屋顶上被烟熏黑的图画、窗户的铁栏杆或者金色的量酒器，一面凝神考虑着政治、宗教或哲学上的重大课题。出于习惯，咖啡馆成了他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所和氛围。惟有在那儿，他一身的器官才能正常运转，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设若离开咖啡馆，就连记忆力也会减退三分。所以，有时，他在街上记不起某个名字或某

件重要的事情时,从不急于去想,而是泰然自若地说:

“没关系,我到咖啡馆会记起来的。”

果然,他刚一坐到长沙发上,受到咖啡馆气氛的刺激,全身机能立即活跃起来。眼前的景物和飘逸的气味顿时使他精神振奋,记忆突然变得清新,理解力倍感敏锐。坐在咖啡馆里,他觉得像在家里那样亲切。一走进那儿,一切都对他争着笑脸相迎,仿佛样样归他所有。伙计和管事,外加一些老主顾,这些在咖啡馆里朝夕相处的人,似乎都与他同宗联祖,过往甚密,就连店门口那个卖火柴和报纸的驼背女人,都仿佛跟他有点精神亲缘。

不过,尽管胡安·巴勃罗与那家咖啡馆如此情同手足,五年当中他还是换了好几家咖啡馆。在他看来,这只是搬个家罢了,而且,如同马德里的房屋大同小异一样,马德里所有的咖啡馆也相差甚微,因此,对胡安·巴勃罗来说,适应新的环境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不管哪家咖啡馆,只需涉足两天,他便会觉得是在自己家里了。在游手好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里,迁徙成风,弄得人们不知道何处落脚是好。胡安·巴勃罗变换咖啡馆,正是由这种社会风气决定的。变换咖啡馆的原由不一,有时是出于反复无常、患上了“花样癖”的朋友们的怂恿;有时是因为和“邻桌的那位先生”发生了十分不愉快的争吵;有时是由于咖啡馆的主人表现恶劣,他们在辩论孔查死于蒙特穆罗的真正原因时摔坏了几只杯子,店主竟小气地要他们照价赔偿;也有时是因为咖啡馆的食品越来越糟,令人倒胃,因而许多人想找个新建或刚刚翻修过的咖啡馆去尝尝鲜,换换空气。胡安·巴勃罗从不喜欢首先倡导迁徙,但几乎每次都是随波逐流。每更换一个地方,总要失去一两个老相识。有的是因为懒得挪动,有的是因为欠债未还,店主揪住不放。不过,每次更换咖啡馆,他都会结识新朋友,从而有

了新的谈话题目，也增添了新的笑料。

假如有谁留神注视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间胡安·巴勃罗的行踪的话，那他就会发现，此人最初是圣巴勃罗区科雷德拉大街圣安东尼奥咖啡馆的常客；以后常常光顾新瑞士咖啡馆；接着又相继成为普拉特里亚斯、西格罗和莱万特几家咖啡馆的主顾；也许偶尔会发现他出入歌妓咖啡馆，有时又会看到他三过其门而不入；当他企图销声匿迹时，又往往去加略或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咖啡馆；最后，他竟然把钱花到了太阳门一家顾客盈门、人声鼎沸的咖啡馆里了。

中午，他总是姗姗来迟，因为他早晨起得很晚。而晚上，他却总是第一个来到。只有个别情况下，堂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或莱奥波尔多·蒙特斯先步而入。参加晚间咖啡聚会的人，并不全是白天的那些人，白天晚上都到咖啡馆聚谈的人屈指可数。而胡安·巴勃罗·鲁宾却是这两个聚会的常客。这一伙人通常占三张桌子，在他们光临之前，伙计把一切安排停当。八点钟，胡安·巴勃罗准时跨进咖啡馆的门槛。那时，咖啡馆里只有三四个顾客，伙计们差事不多，坐在柜台前面聊天，店主或总管则忙着在柜台上摆糖碟，准备餐具。玻璃店门不时地被推开来，老主顾相继来到（他们边摘围脖或头巾边跨进屋子），门刚刚“嘭”的一声关上，马上又重新打开，生锈的铰链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仿佛是一首令人生厌的副歌……“吱”……又一位客人嘴叼雪茄光临了……然后，“嘭”一声，接着又是“吱”的声音……

咖啡馆的主人站在柜台后面，不断向走近的顾客打着招呼。大多数顾客都希望落座后伙计马上送上咖啡，如果伙计稍有迟延，他们就立即击掌示意。胡安·巴勃罗慢慢腾腾地走进店门，他表情极为严肃，像是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的人物。进门后，

他稳步走向右排的桌子，每次都准确无误地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就像计算过一样。伙计一边用抹布擦桌子，一边向他问好。巴勃罗把斗篷依然披在肩上，搓着双手，一边挪动着身子，舒适地坐好，一边带着尊严的神气向伙计回答着。然后，他把杯子拿近些，将糖碟放到右边，即放到平时书写时放墨水瓶那样的距离上。他小心翼翼地往杯子里倒牛奶和咖啡时，严格把握两种液体的比例，同时，既要斟得很满，又不让其溢出。这些最初动作完成之后，他左手拿起匙，右手不慌不忙地往杯子里放方糖，同时宽厚地扫视着整个咖啡馆和走进来的人。作为咖啡馆的常客，他懂得在所有重要场合饮用咖啡时应该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气。

如果把胡安·巴勃罗同咖啡馆打交道的经历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在太阳门咖啡馆呆过的那段经历却无论如何不能略而不谈。那时，与他一起聚谈的朋友有：堂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堂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梅尔乔·德·雷林皮奥和莱奥波尔多·蒙特斯。他们都是些非常关心政治的人，谈论国事如谈家常。他们各有专长，但癖好相同：莱奥波尔多·蒙特斯天天必然给聚会带去有关危机的新闻；堂巴西利奥在聚谈会上总是离不开人事上的小道消息；梅尔乔凡事想在前头，出些奸诈的主意；胡安·巴勃罗·鲁宾自以为通晓一切，满腹经纶，有先见之明而显得高人一等；最后一个，即费霍，是个极端怀疑论者，他认为政治不过是玩笑而已。

在这里，那种西班牙式的手足情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在这光辉照耀下，卡洛斯分子与共和主义者，铁杆的进步党人士与花岗岩脑袋瓜的温和派之间宾朋相交。以往，党派之间的公开分裂曾引起私人关系间的水火难容，但随着习俗的进化，先是私

人的紧张关系有了某种和缓,最后,这种和缓又变成了相敬如宾。然而,却有人认为,我们是从一个坏的极端跳到了另一个坏的极端,而没有在一个适当的中间地带止步。他们把这种手足情谊看作是人类骨气的松弛;这种世界上政治观念截然相反的人竟然都能成为全世界的挚友的现象,说明思想见解只不过是用以挣得或保护面包的托辞。他们心照不宣地进行勾结,订立一个君子协定(倒也没有秘密到政治家们乱咬一气时人们仍然被蒙在鼓里的程度)。根据这个协定,各派轮流执政。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抱负,不管它多么邪恶,均有成功之可能。也就是说,鸡无宁日的动荡局面将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持续下去;从教权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所有党派都自告奋勇提供互济金,这只不过像和平时时期颁发让人笑掉大牙的委任状和战争与革命时期发布赦免令一样,用以掩人耳目而已。对付惩罚,相互之间都有一点保证,正因如此,各方都将保存实力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政治道德,恰如缀满补钉的披肩一般,已经无法辨认它原来的本色了。

每谈到这些,费霍和鲁宾往往把骨气的松弛归因于以往痛苦的经验和教训。

“我,”费霍说,“是失望了的进步主义者,而您,则是感到悔悟的传统主义者。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排演这场闹剧的目的,无非是想弄明白,走运,就能够捞上一把,倒霉,那就一文捞不到,如此而已。”

二

在这个故事里,把堂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的情况一笔带过似嫌不足,应该多着几笔。他是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靠

着租金和陆军上校的退役金生活,日子过得还算宽裕。非洲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离开了军队。在咖啡馆的聚会者中间,他是惟一不欠债、手头不感拮据的人。优雅的风度,健壮的体魄,和颜悦色的容貌,都是他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和井井有条的反映。他的外表揭示了他的军人的阅历和高贵的出身。他胡须银白,英武潇洒,举止沉稳,双目炯炯有神,脸上挂着的微笑显得既狡黠又厚道。他衣冠整洁,言谈十分富有教益,耐人寻味,这是因为他到过古巴和菲律宾,在那儿从军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险,见到过数不胜数的异国的奇事怪物。不管别人发表多么言过其实或荒诞不经、骇人听闻的见解,他从不会感到惊讶。无论是宗教法庭信徒的讲话还是最易暴怒的石油商人的讲话,费霍都本着仁慈而冷漠的神情洗耳恭听。对人们的狂热情绪,他漠然置之,抱以宽容的态度,因为,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曾患过狂热病。若有某人在他面前热情奔放、信心十足地高谈阔论,他脸上则挂着怜悯的表情耐心地听着,恰似人们听狂人讲话那样。他自己也曾经发过疯,但已经恢复了理智,而政治上的理智,照他的说法,就是彻底丢弃一切信念。

参加咖啡馆聚会的总有这样两类人:一类人是带去荒谬的传闻,或拿某人某事开些粗卑不堪的玩笑,天南海北胡诌一通;另一类人是对争论的事情发表精辟的见解并作结论,从那些玩笑和粗俗下流的谈话中归纳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凡是有人众的地方,就有权威。咖啡馆里的这些权威,有时归纳总结,有时预言推断,一向凭着他们那显而易见的机敏头脑,左右着庸俗的群氓。在没有更加高明的见解存在的地方,这伙人的见解常常在报刊上出现。好的,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咖啡馆的那个圈子里,或者说,在咖啡馆聚会者们中间,那些充当权威角色的人往

往坐在长沙发上。就是说，他们背对着墙壁，像是聚会的主持人，或者说他们组成了一个法庭。胡安·巴勃罗·鲁宾和费霍即属于这类权威人物，但后者因为怕长沙发的灯芯绒布太热，从来不坐在上边，而是远远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背对着邻桌的人，靠在主桌的一角喝他的咖啡。

相反，本来是平民百姓的堂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却总是坐到长沙发上。他喜欢占据与本人身份不相匹配的显贵人士的位置，将油亮的秃脑袋依靠到镜框上。他戴着一副眼镜，支架着眼镜的小鼻子也许可以看作是他头脑机敏的标志或象征。每逢回答某个棘手问题时，他总是眯起双眼，一副凝神思考的样子，俨然像个善于归结各种见解的人物。他的前额宽阔得出奇，从外表看，很像一位颇有见地、思路深广的人。他的长相有点像加富尔^①，因此人们常常和他开一些不乏粗俗的玩笑。为了判断他的天赋，我们不妨借用梅尔乔·德·雷林皮奥的一句话：“眼下值得一做的最好的买卖，先生们，你们竟然没有看出是什么吗？告诉你们吧，那就是打开堂巴西利奥的脑壳，掏出装在里边的全部稻草卖掉。”

堂巴西利奥像头诡计多端的老驴，很会说些甜言蜜语和献些假殷勤。他那秃葫芦般的头顶、大辮头、鼻梁上的眼镜，以及棱柱形的小鼻子，赋予了他名人的派头。他善于利用这种派头及其骗人的外貌装腔作势捞些好处。不止一次，当他站在部长们面前自我介绍时，这些要人竟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为他所迷惑，不知道这位相貌古怪的人地位有多么显赫。最能迷惑人的是他

① 卡米洛·本索·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伯爵。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的头骨和眉心。每逢同别人讨论问题时,他总是操着一种威严而庄重的语调,以致许多不摸底细的善良人都禁不住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在堂巴西利奥看来,笑和人类的尊严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的脸几乎完全没有笑容,整日都像“一页人名录或公债簿”一般刻板。

堂巴西利奥一生做过两件事,一是从事新闻事业;二是追求高官厚禄。在报社,他总是负责国际版和财政金融问题。在以往的新闻界,担负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无需懂得舞文弄墨。然而,堂巴西利奥却把人类的这两门知识看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以致工作时的那副架势,俨然是撰写《纯粹理性批判》^①。在编辑部发给他工资时,他的月薪从来没有超出过三十杜罗。他经常来往于政府机关和编辑部之间,所以,每当他被解雇,家人忍饥挨饿时,对外国政治和金融学方面的灵感便活跃起来。“我的老兄总是拉着别人的尾巴走的。”这是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就是说,他行事非常谨慎,因为给他安排职位的都是些空论家。他的第一个职位就是由蒙^②为他安排的。他在财政部一直工作到“自由联盟”时期,当然,其间短不了做些选择其他工作的尝试。那一阶段是他“倒霉受苦”的时期,靠写文章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每天都要在文章的末尾加一句问话:“俄国将要干什么?”而后自己又以极有趣的爽直回答一句:“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英格兰一贯称作“圣徒雅各^③ 内阁”,将法兰西叫做“杜伊勒利宫^④ 内阁”。

①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重要著作,哲学上的批判主义始于该书。

② 蒙(1801—1881):西班牙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几度出任财政部长。

③ 耶稣的十二信徒之一。

④ 巴黎的古老皇宫,废后改建成花园。

在革命时期,由于既不想卖身投靠,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念,可怜的堂巴西利奥可真是背时倒霉透了。他惟一答应的是去一家温和的自由派报社工作,不过,……他对社长可有言在先,他只负责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绝不涉及任何政治见解。堂巴西利奥说到做到,他每天写出一篇冗长的、粗制滥造的文章,对财政管理评论一番,其实谁也不屑一顾。不过,那可不是随便什么评论文章,而是数字的堆砌。他有句名言:“可不能拿数字开玩笑。”因此,他经常拿预算作文章,其列数之详细,丝毫不亚于洗衣妇的账本。

“这种人呀,一窍不通,”他在咖啡馆里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道,“不懂得没有预算便没有可行的政治,也就没有国家,没有一切。这个道理我天天跟他讲,可他一点也不开窍,就像我对边上这块大理石说话一样。先生们,我向诸位起誓,我逐一审查了预算的所有数字,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要说那种粗制滥造的东西出自财政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位先生(财政部长)对事情一筹莫展,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大数字……请注意,我一直在跟他讲应该怎么办,讲得就跟二加三等于五那样明白,可全是白费口舌……他们那些人压根儿也不想弄懂。”

他长叹一声,表示对这个可悲的国家感到遗憾,然后又继续懒洋洋地喝起他的咖啡来。但看得出,他喝得有滋有味,因为,对堂巴西利奥说来,咖啡就是名副其实的正餐了。他将杯子倒得满满的,并且尽可能溢到碟子里一些,然后再倒回杯子喝凉的。革命的最后几年,堂曼努埃尔·佩斯在市政府给他谋求了一个油水不大的差事,为了补贴家用,他接受了,准备干到时来运转时再说。可他心里很不痛快,不仅由于工资微薄,而且觉得脸

面无光。朋友们听到他满腹牢骚,说那么点工资,实难应付一大家人的开支。但每当设法安慰他时,他总是说这么一句话:

“特别是,你们可以相信,最使我伤心的是,我没有干我的本行。”

他所说的本行,指的是财政部门。

咖啡馆里这伙人,开头的话题几乎总是离不开战争,尔后,不知不觉地便转到职业问题上去。长期失业的莱奥波尔多·蒙特斯、靠了国家预算才能在牙缝里塞进一点残羹剩饭的梅尔乔·德·雷林皮奥等人,只要一触及这个敏感的话题,便立刻兴致勃勃地像饿狼扑食似地扑上去。

“您,挣多少杜罗?”

“我吗?十四杜罗。其实应该给十六个。有的人在工资册中名字还排在我之后呢,可已经拿到二十杜罗了。我这个十四杜罗都拿了整整十年了。”

“我呢,”堂巴西利奥说,“我干自己的本行,按我的资历,已经可以拿到二十四杜罗了。可眼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等到我再干自己本行时,我决不接受工资少于三十杜罗的聘书。”

“可是,像现在这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哎!这叫什么国家!我进监狱当差役时每月是八杜罗;以后把我弄到国民教育部,每月十杜罗;接着失了业。为了不致饿死,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以每月六杜罗的待遇受雇于彩票出售处。”

“而我,”有个人低声说道,那声音像从细瓶口里冒出来的,从声音便知此人有一张消瘦、肮脏、灰白色的脸,脸上汇集着西班牙公职人员的各种痛苦的印记。“为了能在海外服役期满再退伍,我请求再服役两个月。先生们,只要求两个月啊!我七次